

# 素娥怨

尤金·奧尼爾著

王敬義譯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by Eugene O'Neill

# 怨娥素

著爾尼奧·金尤

譯叢敬王

叢譯著名學文國美

版出社界世日今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A Trilogy by Eugene O'Neill. Copyright, 1932, 1934, 1938, 1939, 1949, 1950, 1953, 1955, 1956, 1959, 1963, by Eugene O'Neill.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68  
Second printing December 1974

Professionals and amateurs are hereby warned that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being fully protect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ritish Empire including the Dominion of Canada,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of the Copyright Union, is subject to a royalty. All right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amateur, motion picture, recitation, public reading, radio broadcasting and the rights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re strictly reserved. All inquiries regarding this play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Richard J. Madden Play Company, 20, West 43rd Street, New York City, U.S.A.

素娥怨三部曲

著者：尤金·奧尼爾

譯者：王敬義

封面設計：希天

出版：今日世界社

香港尖沙咀郵箱5217號

承印：菲中文化出版社

馬尼拉信箱一五一號

定價：港幣三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

凡欲上演本劇或改編電影或用於朗誦，均須獲得原作者代理人之同意。代理人地址如下：

Richard J. Madden Play Company  
20, West 43rd Street, New York  
City, U.S.A.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by  
Eugene O'Neill



素娥怨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流露着對於人生的好奇和貪婪。而他的鬆弛的嘴，告訴我們他愛講下流笑話。他身上穿着染有泥污的工作服。

阿摩斯·安姆斯，胖子，五十多歲，是一個木匠，這天他放假，身上穿的是星期天去教堂才穿的好衣服。他太太和太太的表妹身上也都穿了最好的衣服。以個性而論，他就是好熱鬧好說別人閒話那一型的都市居民，但他並不是因為心中存有惡念頭才那樣做，他之喜歡誹謗人，只因為他的聽衆喜歡聽。

他的妻子路意撒與他年齡相仿，不過比他高而壯。她也是好播弄是非型的人，不同的是：她言詞刻毒。

她的表妹明妮四十歲左右，矮矮胖胖，是那種生性溫順，愛聽別人談東論西的典型。她生了一張小小的圓臉，兩個圓圓的愚蠢的眼睛，圓圓的朝外呶出的嘴巴。

後出場的這三個人，不應當做個人來看，而應視為都市居民的典型。他們是代表城鎮的合唱隊，前來觀察、打聽、窺探富有的、不准外人闖入的曼農家族。

他們在賽斯的率領下，來到了香花叢前，站在那裏，出神的打量着曼農家的住宅。賽斯，懷着老年人愛嬉戲的心情，想要使明妮對他有一個印象。他唱歌就是爲她高興。他用臂肘輕觸了她一下，笑着。

賽：老頭子唱得像剛才那樣，還不錯吧？我以唱歌夫曲出名呢。（發現明妮沒有聽他講話，只是張着嘴，吃驚的朝房子注視，他就喜洋洋的轉對安姆斯。）千真萬確，阿摩斯，那個消息要是不假，今天晚上城裏就不會有不喝醉的人了。愛國就不能不大事慶祝！

安：（笑着）當然，當然，應該慶祝。

路：不管投降不投降，今天晚上你可休想把阿摩斯灌醉！老不知長進的，就是你了！

賽：（愜悅的）老什麼？才七十五歲！我的老爹活到九十歲才死！酒害不死我們白奎士家的人的。（他和安姆斯大笑。路惹撒不想笑，還是笑了出來。明妮仍呆呆的望着那座房子，對他們的笑譁無知覺。）

明：老天！多漂亮的房子！

賽：是啊，我是早就答應過阿摩斯，等你去他家玩時，就順便來這裏逛逛。曼農家可不是誰都能

走到跟前來看的。他們絕對嚴禁別人白闖。

明：天啊！他們一定很有錢吧！他們怎樣賺來的呢？

賽：以斯拉賺了一大批，在他以前，他父親亞伯·曼農繼承了一筆財產，又靠做船運生意賺了大錢。他開辦了西海岸最快的客貨定期航線。

明：以斯拉是一位將軍，是不是？

賽：（驕傲的）是啊。他是格蘭特將軍部下最勇敢的戰士！

明：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賽：（益發眉飛色舞的）以斯拉嘛，能幹人！因為他少同人講話，大家就以爲他冷淡，傲慢。不過，曼農家的人都是這個樣子的。近二百年來，他們在這一帶一直是頂尖人物，他們可要別人時時刻刻都記住這一點。

明：他這麼有錢，怎麼又會加入軍隊的？

賽：噢，在這次戰爭之前他已經做了軍人。是他爹

要他去讀西點軍校的。他參加過墨西哥戰爭，戰後就昇了少校。亞伯就在那一年去世，以斯拉離開軍隊，回來接管了船運公司。不過他並沒有就此停止不前。他又去讀法律，做了法官。又搞政治活動，給選做市長。這一次戰爭爆發時，他正在做市長，可是他立刻辭職，再去參加軍隊。現在他已昇了將軍。呵，以斯拉可是真夠能幹。

安：是啊。以斯拉真給本城增光。

路：你這樣稱讚他，可就太抬舉他太太了。本城的人個個都恨她！她可不像曼農家的人。她是法國人和荷蘭人的後代。長得外國人的樣子，並且古怪。她父親在紐約做醫生，不過絕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名醫，因為她嫁給以斯拉時，一個錢都沒有帶過來。

賽：（臉色立刻變得嚴峻起來）不要去管她。我們也不是在談論她。（然後突然轉了話題）現在，我（

必須去見維妮。我要從廚房那邊繞。你們等在這兒好了。要是以斯拉的太太把你們當白蘭往外趕，你們就告訴她是維妮答應我帶你們來開眼的。

（賽斯走到屋角後邊，從那裏退下。剩下的三個人，驚惶失措的東張西望。他們壓低了聲音說話。）

路：賽斯一提起曼農那些老混蛋就那麼神氣活現。

我不得不揭以斯拉太太的底子，來諷刺他一下。

安：不過，沒有什麼大關係。他自己也恨她。

路：唏！有人走出來了。讓我們躲到這後邊！（他們擠到條凳後，丁香花叢在前面遮住他們，他們從葉子後偷窺。前門開了，克麗斯汀·曼農走出來，來到迴廊的邊上，台階的最上一層。

路：惹撒戳了戳她表妹，緊張的在她耳旁說。）看，那就是她！

克麗斯汀·曼農，四十歲，是一個身材高大，外表動人的婦人。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她長得豐滿，身段美好，走動時有一種野性的魅力。她穿着一件名貴的綠緞衣服，剪裁精巧，由於這麼一件衣服，她的一頭濃密的鬚髮的特殊色澤才被襯托出來。她的頭髮部份是黃銅的褐色，部份是古銅的金色，深淺分明，却又混合得恰到好處。她的臉也生得不同尋常，不是美，是俏麗。當她臉上沒有表情時，便立刻使別人產生一個奇特的印象：這不是有生命的臉，而只是製造得栩栩如生的一个蒼白的面具，在這個面具上，有生命的只是那一對深陷的、藍紫色的眼珠。她的鼻子很高，兩道黑眉在鼻子的上端相遇，形成一條明確的黑線。下顎頗大，又生了一張引起美感的大嘴，下唇豐滿，上唇呈細細的弓形，覆蓋了一層茸毛。站在那裏，她滿懷警惕的聆聽着，一若音樂聲中

含有一些令她不安的意義。但是，她立刻就輕蔑的聳了聳肩膀，步下台階，向花園走去。她從丁香花叢前經過，並沒有注意到安姆斯和那兩個女人。）

明：（吃驚的低聲說）天，她可真漂亮，是不是？

路：我看不慣，她太外國腔。

明：是啊。我覺得她的臉有些古怪。

安：有一種秘密的樣子——就好像她戴着一個面具似的。曼農家就是這樣的。他們臉上都有一个面具。然後再給他們太太的臉也配上面具。賽斯臉上也有面具——你們沒有注意到嗎？——這是因為他和他們在一起過了一輩子的緣故。他們不要別人去猜測他們的秘密。

明：（緊張的呼吸都停頓了）什麼秘密？

路：曼農家的人和別人一樣，醜聞多得很呢。可能比別人的更見不得人。（壓低聲音耳語般的對

地丈夫說) 你把老亞伯·曼農的弟弟大衛的事講給明妮聽吧。大衛娶了一個說法國話的加拿大女護士，他先讓她大了肚子才結的婚。

安：噓！閉上嘴！賽斯來了！(但他立刻又低聲對明妮耳語) 那件事發生時我還只是一個小伙子，好多年前的事了。以後我再講給你聽。(賽斯從房子的左角後上，走到他們這邊來。)

賽：那個討厭的黑女人，那個厨子，居然要我給她搬木柴！你們以為我是給她做奴隸吧！這正是我們解放黑奴的報酬呢！(然後活潑的) 現在，隨我來吧。我來領你們去看看桃花園，然後再到我的花房去。我找不到維妮。

(他們正要離開那裏，房子的前門打開了，出來的是拉維妮亞，她在母親不久前站過的台階的最上一層站住。她廿三歲，但人看上去比年齡要來得老。她和她母親一樣高，但是身體單薄，胸部平坦，骨瘦嶙峋，由於穿的是一件不

起眼的黑衣服，益發顯得沒有吸引力。她的行動是僵硬的，而且舉止間有一種呆板的軍人氣質。她說話的聲音呆板單調，又慣於說得急快，好像軍官發命令似的。儘管有這些不同之點，她的臉與她的母親却是令人吃驚的相像。她也生有那種特別的深淺相間的金銅色的頭髮，和同樣的眼白青白、眼珠藍紫的眼睛。兩道黑眉毛也在鼻子上端相遇，形成一條直線。下顎頗大，嘴唇也是那樣的豐滿。最令人吃驚的，還是她的臉靜止時所給人的栩栩如生似面具的感覺。不過，拉維妮亞盡一己之力所要強調的，顯然不是與她母親的相似之點，而是相異之點。她的頭髮向後梳平，一若要將天然的鬆曲掩藏，而她嚴肅質樸的裝束也全然沒有絲毫女性的誘惑可言。她的頭與她母親的頭大小相似，由於她身體生得單薄，看上去顯得大而沉重。

賽：（看到她）那邊就是維妮了。

（他朝台階走去——然後發現她並不會注意到他們。他停下脚步，站在那裏等，震驚於她態度中有些不太尋常之處。她朝右方張望，看着她母親穿過花園朝花房走去。她眼中的表情悲哀而冷峻，流露着深深的敵意。之後，她母親確實已走進了花房，拉維妮亞轉過頭來，但她仍沒有發現賽斯和他帶來的朋友，她朝左方遠眺，樂隊的演奏聲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因為有一陣微風吹來，樂聲忽然提高。樂隊仍在演奏「約翰·布朗的屍體」。拉維妮亞傾聽着，就像她母親不久之前那樣，但她的反應却與她的母親剛剛相反。她的眼睛閃現一種冷冷的滿足，而她的臉上也現出報復的得意神色。）

路：（急促的依聲告訴明妮）看，她就是拉維妮路！

明：她的臉看上去像她媽媽——有些古怪——不過

她沒有她媽媽漂亮。

賽：你們先到果園去吧。一會兒我到那邊去找你們。（他們向後走，從房屋左邊退下。他熱切的朝

拉維妮亞走去。）維妮啊，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電報局的人說，這次李將軍一定是一敗塗地了。他們只在等官方正式證實這一消息。你可以安心了，你爹就快回家來了。

拉：（神情嚴肅的）希望如此，也是時候了。

賽：（目光銳利的注視着她——慢慢的）是啊。

拉：（警覺的轉對他）賽斯，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賽：（避開她的視線，推託的）沒有什麼，我只是應了一聲。（拉維妮亞注視着他。他避開她的視線

然後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昨天一整天，還有前天晚上，你都逛到哪兒去了？

拉：（一驚）我到海哲兒同彼得家去了。

賽：是啊。漢娜這樣說過，她說你告訴她你要到那

兒去。不過，這事現在可滑稽了——因為昨天我看見彼得，他還向我打聽你躲到哪儿去了。

拉：（又是一驚——之後，慢慢的，彷彿承認了他倆之間的默契）我到紐約去了，賽斯。

賽：是啊。我猜你也是到紐約去了。（然後，用深深充滿了同情的口吻說話。）維妮，這可真夠你受的。這可真是一件丟臉的事。

拉：（逐漸變得僵硬——傲慢的）你在亂扯什麼？我不明白。

賽：（頓悟的點着頭）就這樣吧，維妮。隨你怎麼說好了。（他稍停——皺着眉猶疑了一陣，話又衝口而出。）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件事，這也是我要警告你的。這事和使你心煩的事有關——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件事真有份。

拉：（僵窘的）我沒有什麼煩心事。（然後，機警的。）警告我！關於哪一方面的？

賽：也許沒有什麼事——不過，很可能我料想的不

錯，要是真的被我不幸而料中，那就真應該對你提出警告了。我要說的，和那個白蘭特船長有關。

拉：（又是一驚，不過極力保持鎮靜，用冷靜的聲調說）他怎麼樣？

賽：這一件事，我想除了我再沒有別人注意到，因為——（之後，他看到有人沿着車路走來，語氣也變得匆忙起來。）彼得和海哲兒來了。過一會兒我再告訴你，維妮。不論如何，現在總是沒有時間的了。我還有朋友在果園等我。

拉：我就在這兒坐着。過一會你記得回來找我啊。

（之後，她訓練有素的冷面具短時間破裂了——她面露緊張之色。）真討厭！海哲兒和彼得爲什麼一定要現在來？我誰也不想見！（她身子一動，好像要回屋去似的。）

賽：你進去吧。我來替你打發他們。

拉：（恢復了鎮靜——傲慢的）不要，我見他們好

了。

（賽斯向後走，從屋轉角處退下。片刻後，海哲兒和彼得沿左邊的車路上。海哲兒是一個漂亮、健康的十九歲的姑娘，黑頭髮黑眼睛。她的五官很小，不過輪廓都很明朗。她的下顎強而有力，精明的嘴帶着微笑。只消對她看一眼，就可確切的認識她的性格——坦白、天真、溫柔、善良。她的人生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泰然自若的。她的兄長彼得，性格與她相像——率直、坦白、溫厚。他廿二歲，長得結實粗壯，行動笨拙，不善辭令。他生了一張寬而平的臉，獅子鼻，褐色的鬚髮，漂亮的灰眼珠，大嘴。他身上穿的是聯邦陸軍礮兵隊長的制服。）

拉：（勉強執事的）你們好嗎？（她和海哲兒互吻又伸手與彼得相握。）

海：好啊，我們都好。可是，維妮，我們要知道你

怎麼樣？似乎我們有好久好久沒有見面啦。你沒有生病吧？

拉：就是有點兒傷風，怪討厭的。

彼：真糟糕！現在完全好了吧？

拉：是啊，差不多好啦。請坐，坐下來談好不好？

（海哲兒在條凳的左邊坐下，拉維妮亞緊挨着她，坐在條凳中間。彼得小心謹慎的坐在條凳的右端，他和拉維妮亞之間因此便空出一塊地方來。）

海：你要彼得留下來的話，他可以陪你一會兒，我可是立刻就要走的。我來，是想問問你可有什麼關於奧仁的消息。

拉：就是上一次我給你看過的那封信。以後再沒有信來。

海：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收到他的信。我猜他一定不知在哪兒又找到了女朋友，所以就把我撇在一邊兒了。



(她勉強擠出一個微笑，但是她的聲音很傷感。)

彼：奧仁不來信算不了什麼。他從來就不喜歡寫信。

海：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可是，維妮，你說他會不會是受傷了？

拉：當然不會。真是那樣，我父親早就會告訴我們了。

彼：維妮說的對。海哲兒，不要發傻。(接着稍微

停頓了一下)奧仁不久就可以回家了。維妮，你一定已聽到好消息了吧？

海：彼得不必再回前線。這不是很好嗎？

彼：我身上的傷已經醫好，要我明天就回前線的命令也已送來了，不過，我想當局很快就會撤消這些命令。(微笑)我也不想硬充，說自己是那種喜歡回前線的英雄好漢！打仗我可打夠了。

海：(衝動的)呵，能再看見奧仁，多麼叫人高興。(之後，感到有些窘困，有意的強笑了一下，

站起身，吻了吻維妮。)現在，我一定要走

了。我必須去赴愛彌麗的約會。再見，維妮。

好好的當心自己啊，過幾天請來我們家玩。

(她調皮的望了她哥哥一眼)還有，對彼得好一點兒啊！他很乖——睡着了的時候。而且他心裏有件事，急着要問你！

彼得：(窘困至極)該死！(海哲兒笑出了聲，沿着左

前方的車路去遠了。彼得坐立不安，眼望着地面。

拉維妮亞注視着他。自從海哲兒調侃過彼得之後，

她已經有所警惕，採取守勢。最後，彼得抬起頭，

冒冒失失的說出以下的話。) 奧仁不寫信，海哲兒很難過。你說，他是不是真的愛她？

拉：(逐漸變得僵窘——粗魯的)我對愛情一無所知！我也不要知道這件事！(緊張的)我討厭

愛情！

彼：(嚇傻了，但仍鼓起餘勇故作輕鬆)噢，你的心情原來是這樣的！我想我還是不提為妙了——